灵石王家大院

太谷曹家多寿院

山西民间语言文学

商贸理财中的民间语言

王海静

长久以来，山西人善于经商、长于理财的美名誉满全国。人称“只要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特别是明清时期，平遥、太谷、祁县的晋商盛极一时，“雄踞中华，饮誉欧亚”，写下了中国经济史上辉煌的一页。当时京城流行的说法是：“京师大贾数晋人。”外省也流行一种说法：“山西老乡能聚财，山西商人行天下。”

晋商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当时许多人家热衷于送子弟外出经商。民间有谚：“家有万两银，不如钱庄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票庄当了客”（阁：内阁大臣。客：老板、掌柜）“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美七品空堂皇”“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

“南来烟酒糖醋茶，北来牛羊骆驼马，行行离不开山西帮。”晋商的活动创造了辉煌的商业文化，也带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化现象。

晋商传美名 信义天下通

据史书记载，早在商朝，山西就有了工商馆；春秋时期，山西商人活动范围就扩大到了长江流域。民间早有俗语：“要想不受穷，走出陕甘宁”“金圪崩草帽头上戴，身挎上包袱走口外”。

山西自古物产丰富、商贸繁荣。如侯马市，早在春秋时就成为诸侯国之间的商贸中心，被称为“南来北往商阜地，千车万货旱码头”。与它相邻的曲沃县从明代引种烟叶，到清朝时成为年产千万斤的烟草大县，而平遥建有多处烟坊，是较大的商品集散地，通过这里将烟叶传销到全国各地。民间说：“拉不完的曲沃，填不满的平遥。”据说当时北京鼓楼前有一家晋商开办的“恒泰号”烟店，门前就挂着一个特制的大旱烟袋作标志，白银嘴，黄铜锅，黑烟杆，长达五六尺，至今北京老人常说一句歇后语：“鼓楼前的大烟袋——一窍不通”，就是指此而言。另外，俗话还说：“拉不完的浮山，填不满的东关（临汾城的东关）”“拉不完的府城（安泽县），填不满的曲亭（洪洞县集贸市场）”“驮不完的静乐县，填不满的向阳店（太原市北郊的一个镇）”“拉不完的沁州粮，填不满的鲍店（长子县的一个镇）仓”“买不完的河口（岚县的河口村）油，赶不尽的兴县牛”等等。从这些俗话中，可以看出过去山西各地生意兴隆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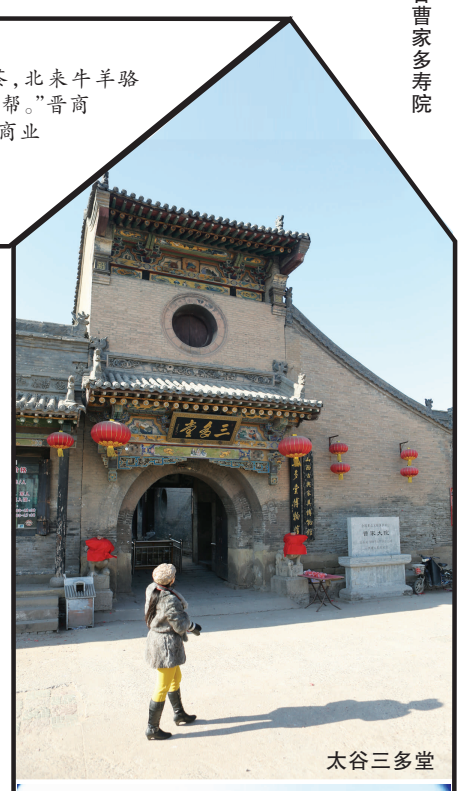
明朝末年，太谷农民曹三喜独闯关东，在原热河省的三座塔村落足，逐步发展起了酿酒、杂货、典当等行业，并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后来这个小村子成了朝阳县，因而当地传言：“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先有‘锦字号’，后有朝阳县”。后来，曹家的生意辐射到大半个中国，甚至远及朝鲜、德国、法国、印度、英国等，横跨欧亚两个大陆。

可以说，晋商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繁荣。民间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历史上的“晋益老”以山西黄芪为主打产品。由于晋商的到来，青海省会西宁从清朝开始由军事重地逐渐繁荣发展成为青藏高原的第一大城市。

渠氏家族是明清以来闻名全国的晋中巨商之一。清同治、光绪年间，祁县渠家的商业字号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和水旱码头，其中以“长裕川茶庄”和“三晋源票号”最为著名，人们称赞说：“长裕川声名卓著，三晋源汇通天下。”东家渠源浈在经营上以忠信、稳健著称，几乎没有赔累亏损，是商界公认的高手。民间流传：“旺财主，有眼力，赚钱不钻钱眼子。”

晋商一改过去“镖师押运金银”的做法，“一纸汇票传千里”，几千两白银立等可取，相当于现在金融卡的功能。平遥的“日升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曾在全国18个省设立票号分庄45家，其资金雄厚，信誉卓著，也因此有了“进了平遥城，银子元宝绊倒人”的说法。当时，山西票号在全国85个城镇建有400多个分号，真可谓是“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其中祁县的“合盛元”票号还远涉重洋，在日本、朝鲜等地从事国际汇兑业务。民谚说：“本钱大的‘大德通’，‘三晋源’的画儿棚。”“大德通”是祁县大商人乔家的商号，“三晋源”是祁县大商人渠家的商号，而“画儿棚”则说的是伙计长相英俊漂亮。

大多晋商很重视自家的字号，强调“先做名气后赚钱”，起名时讲究取义典雅、用字吉祥、独具特色、朗朗上口；一旦定名便视若生命，用信誉来全力维护，及至饮誉一方，虽万金不易。《山西通志·民俗篇》记载：“字号至关市商名声，其本身就是招徕广告，山西曾有‘宁肯赔了白银，不能坏了字号名声’的谚语。”“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顾客至上是晋商奉行的准则，也是其能驰名天下、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以，早在东欧等地，人们只要见了“大玉川”“长盛川”等字样的包装，无须验货就一抢而空。恰如谚语所说：“十年铺子，人捧字号；百年铺子，字号捧人。”



太谷三多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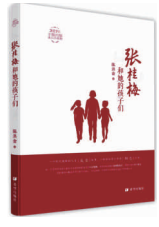
榆次常家大院

本版摄影：张广闻

人物

■ 希望出版社

15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中甸这个地名，则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作为青藏高原东南部的边缘地带，滇、川、藏三省区的交界地区，中甸有着浓郁的边疆少数民族风情。

中国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吐蕃的疆域，也是雪域高原的一部分。藏族人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着，雪山、森林、江河、草原、格桑花、牦牛、青稞酒、酥油茶、锅庄舞……构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基本的特色。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了一本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在书里，作家写到了一个名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这里有神圣的雪山，幽深的峡谷，飞舞的瀑布，被森林环绕的宁静的湖泊，徜徉在美丽草原上的成群的牛羊，净如明镜的天空，金碧辉煌的庙宇，这些都有着让人窒息的美丽。小说出版以后，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强烈反响，西方人因此把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称为“香格里拉”。后来，因为书里关于“香格里拉”的描述与中甸县非常相似，2001年，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2014年又改名为香格里拉市。

对于张桂梅来说，中甸县这个旧地名是她所习惯的。她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是与中甸县密切联系的，而香格里拉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她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好多年了。

很多人都怀着一种疑问：当年，张桂梅和她的姐姐为什么会从那么遥远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辗转于重重叠叠的山水之间，不远万里来到遥远的云南省中甸县，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扎根生活？

其实，很多看似难解的秘密，都经不起究根问底的探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尤其是工业重心高度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

连载

■ 山西教育出版社

15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虽然不喜欢神话或传说，但不可否认，神话或传说也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解读，看似荒诞不经，其间很可能隐藏着天地运行的奥秘。只是读神话，必须穿透神话，读传说，必须穿透传说，我不喜欢的，其实是今人对神话或传说的解读方式，而非神话或传说本身。绕着树转一圈，发现树上结着果子，想摇动树身把果子摇下来，又觉它像某个活物的化身，终于没有伸出手。

回头看对面的山，秋正深，绿也正深。不知道那些绿究竟来自何方，树，草，水，抑或阳光？我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那些绿不止来自茎秆、叶子和草坡，经验和常识充其量仅是一块显现出来的草地，而非一座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或因知天命之年吧，我从不否认我看到的东西，也从不只相信我看到的东西，就像某株草与某棵树存在关联，某株草却不只与某棵树存在关联。但在此刻，我愿意相信这片土地之所以绿得饱满，是因为土地上的空气湿润得可心。

路边铺着一排松树圆木，树皮还在，树皮上的斑驳还在。坐在上面，想把双脚探进河水中，冲去鞋上的泥土，但路基太高，我够不到水面。收回双脚，盘坐在圆木上，想抽一支烟，犹豫一下还是作罢。在沁源，抽烟是个“危险动作”，更何况，我也不想污染了眼前这大好景致。

默默凝视水面，似要从水中看到些什么，譬如时光？譬如过往的历史？譬如一只鸟儿留在水中的投影，抑或，一枚叶子飘落到河中的过程？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想看到什么。其实，我只是喜欢秋天的流水，喜欢秋天流水中的安谧，喜欢秋天安谧的流水中的声音，干净，透明，不含一丝杂质。

纪实